

责编/乐建中  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许明

# 我的养娘

□施波

从老街过去，临街有两间门面房，这是以前阿妈的家。再过去，有一间小小的柴房，那是后来的阿妈家。

阿妈是我的养娘，乡下人叫妈妈都是这么叫的。记忆深处的她，冬天穿的是一件自己裁剪的土褐色对襟衣，夏天一件碎花汗衫。短短的头发，四六分，用黑色的发夹别着。从未见她穿过大红大绿鲜艳的衣服，也从来没见过她换过发型，唯一的变化应该是那满头黑发，渐渐被岁月浸染出了霜色。她瘦瘦小小，走起路来脚步碎碎的，低着头，但很快，像是时间在后头拿着鞭子追赶着她。

想想她怎能不步履匆匆？阿爸每天在田间忙，家里有四个小孩，一个灶间已经够她忙乎了，更何况还要浆洗、缝补。阿妈的腿上，好似绑着一条无形的链子，那一条链子的长度，只够她在厨房和家中走来走去。大门虽然没有上锁，她心里的爱，却使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锁了一辈子。

我记不清是何时去的养娘家，那时祖母忙，于是把我寄养在养娘那里，养娘的家便成了我最初对家的记忆。白天的他们各忙各的，我就坐在临街的门槛上，数着人来人往。陪我的是阿妈最小的女儿，她只有十几岁，是三个女儿中长得最细巧的，也是最像阿妈的。每天在临街的窗口，支起一个绣架，在窗前绣鸳鸯，绣莲花，赚几个钱贴补家用。而我就坐在门槛上，有时看她绣花，有时看书中的白雪公主，偶尔跑到厨房去，依偎在炉灶中烧饭的阿妈怀里，看那红红的火把锅里的米饭哄得开心地直吐泡泡。直待米饭香气四溢，阿爸可以背着锄头从田间回来了，哥哥姐姐们也劳作归来，一家子在灯下终

于围坐在一起，挤挤挨挨，说说笑笑。桌上的红薯，飘着暖暖的香气。等到饭后，我很期待他们听我讲白雪公主的样子，因为我每次说到“像锅灰一样黑黑的头发，白雪一样的皮肤，血一样的嘴唇”，他们都会开怀大笑。我喜欢他们笑的样子。

多年以后，那灶前纷飞的灰烬，把童年的记忆，落满我的一身。那一点点灰烬仿佛还闪耀着火星，把我那一次次对过去的回望，烫得千疮百孔。从前的日子就是这样慢，每天似乎都在重复着昨天的生活，但又似乎很快，转眼我就到了上学的年纪。

上学后，离开了阿妈家。吃惯了阿妈家的田间作物，导致每每祖母在做饭时不给我蒸几块番薯，我便会嚎啕大哭。如果她们嗔怪我几句，我就会哭着跑到不远的阿妈家去告状，那时的我以为阿妈的家就是我的家。

再次与阿妈亲近，是在我兜兜转转又回到祖母身边的时候。那时，70多岁的祖母还在一地鸡毛中发挥余热，而爷爷行动不便经年卧床。适逢我刚刚工作依旧稚嫩无比，于是祖母借着几分亲戚薄面把阿妈叫来住在我家：一方面照顾爷爷，一方面照顾我的三餐。

阿妈依旧忙忙碌碌，在两个家里奔波，闲下来时就坐在沙发上缝补。日子似乎又回到了从前，唯一的变化就是那个曾经坐在窗前绣花的姐姐因情而逝，我不敢在阿妈面前提及，只是偶尔看见她的眼睛，浑浊得要随时掉下眼泪似的。而在一次田头劳作时，阿爸因高血压晕倒而中风，瘫痪在床。我不知瘦弱的阿妈是如何度过那一个个不堪的日子，但我从未在她脸上看出任何抱怨，觉得在他人眼里苦苦

难的日子，在她心里都是随遇而安。

有人说：“人到中年，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信念支撑着，即可。其余的一律是纠缠。”我不知道大字不识的阿妈是用什么信念支撑着她的苦日子。在那一段时间，在那个白天是椅子晚上是床的沙发上，我们曾在灯下谈谈笑笑，她在我多愁善感的岁月中聊着过往，从不说苦痛。生活对她而言，是如此风轻云淡。她自己尚且还在黑夜里，却为我发出柔软温和的火光，有她守着，我的内心不再惶恐不安。

我出嫁后，那曾经照耀出两人的灯光，如今只晕染出她一个人的剪影。灯下的阿妈为我缝补着我即将出生的孩子的小花袄：春服、夏装、冬被……重重叠叠一大包。在我出嫁的那天，阿妈忙里忙外，临行时挤进人群，塞给我用布层层包裹的一对金耳环。我又要离开她了，而这一次阿妈留在了我家，继续照顾着我的爷爷，直至老去。

爷爷过世后，我与阿妈渐行渐远，偶尔的见面只能是在逢年过节，也是行色匆匆。阿爸的中风越来越严重，把自己的身体都钉在了床上，把所有的吃喝拉撒里里外外都压在了阿妈身上。

阿爸口齿不清，但红光满面，而阿妈越发瘦弱。阿妈把那两间大房让给了儿子，自己住到了那间简陋的柴房。每一次去看望她，她要么是在做那种老式的对襟布衫，要么是在做布鞋。我劝她：眼睛不好，不要再做了，费心费神的。而她只是笑笑说：“你阿爸喜欢穿我做的衣服。”那些鞋子，有的是我的，有的是我老公和孩子的，穿着的确合脚又暖和。我舍不得穿，只偶尔拿出来，在最冷的冬天暖暖脚。一则是怕穿坏了，再也找不到如此温暖的鞋子；二则是一见它，心里总要念及她很多很多。此时这心里的思念，像极一只默不作声的蚊子，偷偷一咬，是陡然的痛楚，而后便是奇痒无比，使人坐立不安。

送走了阿爸，阿妈送阿妈去了乡下一间小小的养老院，有关她的消息也便成零零碎碎，散落成各人口中的星星点点。知道她的糖尿病稍稍好了点，听说她身体还健朗，我就为自己久未去看望的戚戚

心找到了些许安慰。

那一日，夕阳的余晖照在老街上，半明半暗，街上的吆喝此起彼伏，热闹非凡。我穿过长长的街，踏在青石板上，许多似曾相识的人从身边走过。我寻觅着屋檐下的南来燕，却在不经意间看见那已关闭很久的阿妈家，此时门窗打开着。我看见那曾经支着绣花架的地方临时支起了一张小床，床上的阿妈像一片落叶飘在床上——仿佛轻轻一碰，便会支离破碎。唯一清醒的是她的头脑，她喊着我的小名，依稀中含糊着念叨了一句：“你会赚钱，以后给阿妈用点哦。”旁边的阿妈嗔怪她糊涂了，从不轻易索取的阿妈竟然会如此直白。我也笑笑，觉得阿妈实在可爱。

那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，我想再去见她，不是在那间柴房也不是在养老院更不是在那间祖家，而是在那一抔黄土下。见她也不再是逢年过节，随时随地，而是在每年的四月五日。我终于理解了她最后时刻的“索取”，每年那日，我便在她的碑前焚烧一大堆纸钱，看着它们在火焰中飞舞飘扬，像那曾经灶间的火星，似乎阿妈就在身边。我轻轻对着一缕吹过耳际的风，喊一声“阿妈，缺啥托梦给我哦”。

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坟头草，几度成尘。夜深惊起，梦醒余痕，叹旧时事、旧时物、旧时人，我却从来没有梦到过阿妈。

